

說部叢書

第二十八集
第六編

言情小說

下冊

孤士影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孤士影下冊

第十章

明日日昃。船抵紐約矣。公爵挈衆賓。舍舟登陸。至其如何別去船長。如何受稅關檢驗。如何與關吏交涉。皆有可聞。以事涉瑣碎。吾書悉置不載。受檢時苛例繁多。無一豁免。關吏面目。至猙獰。載筆而書。傾耳以聽。口中則喃喃。不辨其爲何辭。然此亦關常態。可不具論。巴克既與公爵約期會。則向三女告歸。又與克洛第訂時相見。遂與餘人悉投止一著名旅館。陳設多仿英式。第一爲公爵輩注目者。館中不設升降機。可以從容登樓。不至喘息急迫。此身如在英倫。未出國門也。房間都精潔宏敞。夫入入房。卽更衣。據一隅爲憩息之地。密司司基脫坐窗下。凝思美洲風味。大與平日習慣不同。克洛第逕往樓下理髮。廚丁役夫司關。都奔集室外。探頭內矚。視克洛第如政彙。髮匠操剪握梳。屏息惟謹。衆咸以克洛第爲館主巴蘭姆所招徠之特客。司關關昨笑人。而崇敬尤至。私謂客必蘇格蘭先烈勞格兒之苗裔。或直爲聖巴司力。

克天神下降。其爲客刷衣之童子。乃不能望見克洛第之項背。匠爲移一椅至童子登椅始得從事。

公爵亦歸房退息。有僕伺應周至。少頃三女各得鮮花一匣。巴克所遺贈也。公爵聞花爲其老友所遺。遣人至維多利亞所問安。並乞取薔薇一朵。爲其衣襟飾品。既得花卽出館閒行。美俗不喜襟上綴花。有花則明明示人以外客。顧途上屬目者絕鮮。以途人亦大半新至。而公爵行又不遠。有友居家。距館咫尺。公爵之出。卽爲訪此友故。

克洛第在館靜候。恐巴克尋蹤至也。小停不復能耐。則喚一馬車至。告以往松街司高魯斯拉奇二律師事務所。至則接待甚優。克洛第急欲往見其父執老巴克先生。卽巴克之父也。是日司高魯適外出。斯拉奇允爲陪往。且謂宜速去。恐老巴克卽夜買舟赴牛堡。二人遂乘升降機而下。過迴廊穿小街。萬人叢中。熙來攘往。有經紀人有跑街童子。有鈔胥人。有賣花人。有閒游人。有送報人。有愛利希醉人。紛紛莫可指。

數煙塵。眯人瓜果。滿目市聲。洶洶了不可辨。但見斯拉奇達人。點首約略通辭而語。音殊特雅。有佳趣。克洛第以與生客同行。守禮不敢有失。而斯拉奇視瞻張皇。步履急遽。絕不留意禮數。克洛第以彼殆疎放性成者。已而入巷。數轉見一玻璃門。依舊貼有巴克與林司敦名號。則已至矣。

辦事室設在樓上。臨街有大窗三。入則有數人在焉。而克洛第所見之第一人非他。卽同來紐約之巴克。巴克曰。妙哉。君已覓得吾儕所在。我稍緩亦思來視君。以爲君至生地。必不能獨出也。卽回顧一短小白髮濃眉之老翁曰。吾翁。此卽克洛第博士。林司敦先生之甥也。翁細視克洛第面。微笑。伸手爲禮。略致數語。表示歡迎。克洛第一望翁。知爲沉毅幹練之老商人。大與其子不類。翁固甚望克洛第早來。得以細話衷曲。迫事冗。不能多談。其子代爲周旋。室隅有雙輪。周轉不息。每轉蛻出白紙片一枚。下有器承納。紙再出。則有符號。錯綜不可識。一現後。便又軋軋自相雜糅。流入廢紙簍中矣。克洛第見而異之。舉以爲問。巴克曰。世界之可以消耗人家財。使人墮落。

貧困者。無過於此矣。此之謂市機。克洛第曰。吾微察其中必有妙用。巴克因詳解之。曰。市價瞬息不同。賴有此機。以簡單之符號。立時傳其消息於紐約各商場。公會。以及私家住宅。克洛第私念作此者。具有巧思。然此人神經。從此衰薄矣。

巴克曰。此乃紐約之命脈。如監視博場者。自朝至暮。口唱各家數目。然市價低我則買入。市價高我則賣出。運籌斗室之中。操縱於都市之上。此中消息。蓋至微也。克洛第曰。然則此大類博具矣。巴克曰。然。顧此間入都不嗜博。家有是器者。所以報告商情。以及賽馬。蹴鞠。輪船出入。民間生死嫁娶。與夫穀麥菸草棉花種種價格。居此邦者。幾不可一日無此機。語已。三人復相將出。斯拉奇當衆人前。向克洛第脫帽告別。此爲美人最隆重之禮矣。禮畢。遂投入人叢中徑去。克洛第與巴克仍前進。遵大路而西。則見空中軌道如織。晨間克洛第在舟中。亦已依稀遙望見之。以爲架梁支柱。庇材鳩工。將以從事於築室。不識爲軌道也。因停步諦視不已。而沉吟曰。真創見也。既上登車。俯視行人如蟻。車乃傍人家樓窗而馳。頗怪樓上人。奈何不厭煩聒。巴克

曰市廳之維持治安。不遺餘力。抽取地方之稅。以供地方之用。有餘則以惠恤貧民。克洛第含笑隱諷之曰。大好政策。無怪紐約市上貧民罕見。巴克點首。更西行。克洛第曰。待余居此半歲。將與君討論此邦政治經濟學。巴克曰。吾料君居此半歲後。寧納重稅。不暇與人討論矣。既入喧闐之市。克洛第耳目愈新。時時有所問難。巴克一爲道其所以。遂抵車站。而旅館卽在前街。巴克卽別去。克洛第獨自車站下。忽見公爵追及。喘息未定。卽曰。我懼……遲矣……君等且來……卽把克洛第袖曳至路隅。克洛第察公爵顏色大詫。問故。公爵喘稍定。答曰。彼去矣。吾知彼必去。然時尙未遲。我適偕一友來。見君。吾卽舍之而趣君。以吾約渠過飯。應先介紹君一見。願渠向來如是勿遽。已不見其影。殆復入市矣。三人隨語隨抵館門。卽入。公爵問三女。則夫人與司基脫駕車游公園矣。獨維多利亞在樓上。

公爵召維多利亞至室。室爲維多利亞與伯爵夫人會客之地。見卽告之曰。妹。吾約一客來晚飯。吾儕登岸之第一夕。在理必會食。此人吾嘗爲妹言之。度妹所願見也。

共食當無妨礙。維多利亞曰：客爲誰？公爵曰：客於世界人類爲前輩矣。維多利亞笑曰：所謂人類者，貴族亦在內乎？公爵曰：豈止貴族，無論至尊大賢，支那之帝主，北美之士人，一概抹煞矣。維多利亞曰：密司司基脫必喜聞此。渠常常樂道北美之印甸也。吾知客誰氏矣。公爵曰：吾料爾知客。客今且來，遂各默然。久之，公爵顧其妹曰：許我吸菸乎？維多利亞頷之。公爵含菸捲曰：此次渡海，淹遲多日，吾妹殆心厭之。吾至不安。吾日與巴克聚處時多，與賢妹聚處時少，失有照拂，今猶慊然於懷。維多利亞曰：請勿爾。兄知吾性喜航海，此行吾殊樂之，何言厭也？而且……

公爵曰：雖如是言，吾終不安。頃妹言而且者，必詞有未盡，願盡其詞。維多利亞曰：而且兄非某氏，居不安，食不飽，固不樂與他人接近。公爵曰：吾非有私於巴克，以其善博，可以消閒，而克洛第雅不喜博，必強以所難，亦非人情。是以巴克近我，我安之。克洛第雅遠我，我不多與近也。維多利亞曰：吾非謂此。兄猶憶嘗與妹私論巴克之爲人，我則滋不悅此。僉公爵曰：此人不失爲好友，妹不悅之，敢問其故。維多利亞曰：吾以

是人太陋。言辭鄙倍。公爵曰。彼何言也。公爵詞色甚淡。以菸捲紙爲火灼焦。卽截去之。維多利亞初不答。公爵復取火然菸。仰視其妹。更問曰。彼何言也。維多利亞曰。彼言其友克洛第。吾殊喜克洛第之爲人。卽移步鏡前。以手自理其髮。公爵曰。吾亦喜其人。其人至溫厚。妹何不效美洲人以髮覆額。鬢髮然殊雅觀。亦可無須時時梳掠也。維多利亞目注鏡中曰。覆髮。吾殊嫌不潔。忽又接語曰。兄知我此時何所思。公爵答不知。維多利亞曰。我思巴克圖娶夫人。兄謂然否。

公爵曰。惡。是何語也。維多利亞勿妄言。誰則能妄聽之。公爵卽起。徘徊復坐下。意深不悅。其妹有是言。維多利亞曰。何謂妄言。公爵曰。吾自可證明爾言爲妄。且爾不聞夫人不愛巴克乎。維多利亞曰。夫人縱不愛巴克。不能禁巴克之不圖娶夫人。公爵曰。固也。然亦付之幻想耳。公爵此時稍有猶夷之色。維多利亞忽換其詞曰。有如克洛第娶夫人者。兄必大喜然乎。公爵曰。喜。吾不自知。然果有是。喜何如之。維多利亞笑曰。然則兄又何以陽爲愛巴克。甚於愛克洛第也。公爵曰。不過吾識克洛第之日

淺。與巴克相識歷年滋久。維多利亞曰。巴克富商之子。而又何不可作求婚夫人之想者。公爵曰。以其一願吾亦不自知何以。但覺其與夫人不相當也。公爵此時本是稱心而言。言畢。低首若有思。維多利亞知此爲進言絕好機會。遂啓曰。初時巴克亦好。後乃時有不謹之言。渠屢爲妹言。克洛第非正人。又言無人知克洛第歷史。求婚夫人當然拒絕。吾人果知其有求婚事者。皆當設法破壞之。無令夫人受累云云。妹不耐聽。一日欲擱其耳。始不敢復言。克洛第短長。語時維多利亞猶有餘怒。蓋維多利亞本不喜巴克。尤惡其賣友。今始得聞。訴之於兄。如鯁在喉。吐之爲快。而猶不勝忿忿之情。卽其兄聞之。亦爲勃怒。忽記在船時。巴克亦嘗論議克洛第。謂其非上流社會人。妹今日之言。洵爲不虛。

公爵曰。吾嘗語巴克。謂克洛第者。溫恂儒雅。舉止大方。必生於華貴之家。爲上流社會人。巴克乃力辯其非。吾因告以吾身列貴族。乃不辨孰爲上流人乎。公爵述此時氣急面熱。怒乃加甚。公爵本傾意於克洛第。今聞妹亦嘆賞其人。則益願力庇克洛

第而不直巴克之言。公爵續曰。克洛第之來余船也。本由巴克。巴克紹介斯人於我。語至此。聲益高。又曰。如克洛第非上流人者。巴克何以率爾爲之紹介。爲之紹介矣。又力詆其卑賤。吾不知巴克自居何等。抑自行檢舉。以爲謝過地乎。吾將嚴詰以何所見而詆毀其友。若其言一無徵信。吾將……維多利亞固不欲其兄與巴克生惡感也。顧平日深惡巴克。疑巴克將勸其兄從事開鑛墾牧。或爲販夫。則頗恨恨。竊願其兄疎遠巴克。因迎機而利導之。暢言無隱。不料一擊而中也。公爵知其妹向不妄營議人。今茲之言。又與前日巴克之論吻合。故言之易入。不似從前。每言巴克。公爵輒爲之袒護也。

是夕若巴克闖然而至。適逢公爵怒。必且無幸。公爵亦以巴克必來共飯。蓄怒以待。旣而維多利亞言。巴克送花至時。有一柬。謝不能來。公爵念目中不見此僮。亦佳。隨問其妹。願駕言出游否。維多利亞曰。大願。自吾嫁後。不蒞此土者。已十八閱月。正思入公園一覽風物。公爵曰。克洛第此時若未出者。盡載之同游。維多利亞許之。兄妹

本垂意克洛第。亦頗欲故示優異。親賢遠。不肖公爵。蓋初有悔心矣。車既駕。公爵堅請克洛第與維多利亞並坐。已則面二人接談。迨入園周覽。車馬甚稀。以紐約游園者多在晚間。尙非其時。則廢然而歸。更晚餐衣。準備客至入席。頃之門闢。客至矣。客名和賁。賜貝林亨。皤然一老。善氣迎人。望而知爲有道之士。

客之狀態。非筆墨所能描摹。而望見丰采者。無不嘆爲天神。爭樂道之用。爲誇重其人。短小而豐腰長臂。頭童無一髮之覆。似天。故盡去種種者。以留奇觀。與人鬚髯飄揚。英姿颯爽。又似富於兵術權謀者。服裝純爲英倫式。領下領間。綴飾鑽石。約指嵌以青玉。價尤無算。豪華之人。靡不以珠玉爲飾。然類多儉俗。不可近如此。老雄富又磊砢有奇氣。並世殆難其匹。望之尊嚴如王者。而卽之溫溫如儒生。目睛炯炯。可以奪其領際鑽石之光。七十老翁。髯髭白盡。而容顏煥然。雖襟上薔薇。不敵其華好也。少而壯盛。老而不衰。飽經世患。而意氣猶豪。所謂烈士暮年。壯心未已。世固有其人也是人類皆渾渾噩噩。終身與人無仇。縱有橫逆之來。亦且處之夷然。固由於好

德之誠。實不知所以修怨之道。古語有曰。天所眷愛。死也必早。有詩人釋之曰。其所以必早死者。以其孱弱。不得久存。何如速死。早得解脫。若夫秉堅貞之質。又有懿純之資。天必假以大年。廣其志業矣。此語蓋不啻爲此老道也。公爵紹介客見夫人。次及密司司基脫。又次及其妹。末乃引見克洛第。初克洛第聞有異客將至。凝神以待。果見客貌古樸。大奇。而貝林亨見克洛第。亦心異之。注視不少瞬。是時紐約人早已紛傳襲豪商林司敦之遺產者。爲一流寓海特堡博士克洛第。貝林亨耳固熟克洛第名。見克洛第儀容瑰瑋。頭角嶄然。知爲偉器。因垂青焉。久乃似追憶有得者。謂克洛第曰。余昔爲海特堡學生。屈指於今五十年矣。遠在足下生年之前。克洛第曰。吾料今日海特堡。大異昔時。貝林亨曰。何時當重游其地。吾猶記一語未畢。卽折向夫人。逕坐其旁。客固識夫人母家之人。其亡夫之友。在俄國者。客亦盡識之。因爲夫人述其祖母軼事。語時神采奕奕。一坐盡歡。夫人以此老神明不衰。多識往事。則尤色然以喜。衆賓靜聽客言。侍者亦鵠立門外。待客語畢。始請命進膳。

尋常會食。一無拘束。今坐有上賓。不得不致謹於禮。迨終膳進果。克洛第私謂夫人曰。食飲亦貴自適。束縛於禮數苦矣。夫人方掠頭上髮。笑謂然也。已又曰。今時何能與前輩老人比方。但觀此老人動靜語默。未嘗稍失矩矱。夫人此言。蓋深致慨於少年與老成人之不相及。脫巴克在坐者。必慍見於言矣。而克洛第絕不介意。克洛第者。豪邁不羈之士。然亦未嘗以盛氣陵人。而世人多目不羈之士。爲傲慢之夫。不知傲慢凶德也。而不羈自放者。未必皆有凶德。烏可漫然併爲一談也哉。

筵且散。貝林亨約坐上人。明日同游牛堡。且盛稱其地風景。謂天氣晴和。在彼留一二日歸。再游紐約。更有興趣。衆皆譁贊斯議。公爵獨謂人衆可隨意游行。過蒙優禮。則不敢當。亦恐報紙復加張皇。反爲不美。維多利亞頗不反對優待之說。以爲可以目觀彼都富豪交際之狀況。然卽不予優待。亦得游行自在。此女性情恬淡自適。有時冒雨步行海濱。衆人雨衣雨帽。不堪其苦。而渠儂不改其樂。克洛第知往牛堡。必與巴克同處。顧猶不知巴克固常毀已也。以爲同處。亦復不惡。又念行旅中。益得親

近夫人又何憚而却客之請不與同往。

近兩日來。克洛第與夫人歡躍益密。情話益多。克洛第私覺夫人已忘前嫌。己之位置穩固。二人各守信條。相敬相友。然念友誼愛情相去一間耳。將來必有純任愛情之一日。又思祖邦英雄兒女。往往都成眷屬。已當堅持毅力。靜待時機。庶幾婚姻佳話。先後流傳。他人則非克洛第所知。若克洛第者。固自信爲夫人之密友矣。夫人不嘗有一言乎。謂所望於克洛第者。無與芸芸之衆人。同一行徑。斯言猶日震克洛第耳鼓也。而克洛第則亦能束身自愛。篤守友誼。有以副夫人之期望。夫人今細察克洛第。非止良友。實亦多情之人。願能自制其私欲。謹謹於禮教。斯尤爲難能耳。有如一。夫人以目示意。許克洛第言愛情者。將見克洛第之深於情。雖希臘諸愛神。有不逮焉。雖北歐英雄兒女。聯成眷屬者。不能專美於前。克洛第亦覺時機漸熟。幾經滯忍而至今日。大功之成。當不在遠。此時克洛第正傍夫人坐。仰視其珠喉頻轉。夫人亦時時顧克洛第而笑。無限深情都在此。顧盼言笑中矣。

克洛第氣宇軒昂。又以得近佳人。益志滿意。人謂克洛第有傲慢之容者。亦非無因。而貝林亨談諧滿口。四坐傾心。蓋此老風度神采。都足動人。非如世之雄談少年。專妙言語已也。猶之百年陳酒之於嘉爾福尼亞新製之香萃。醇濃清濁。豈可同日而語哉。此老善解人意。見克洛第與夫人如鸛如鰈。亦私喜之。視一對佳兒女。如一幅南北美人圖。又自追思少年時事。多有震爍一世者。復憶及未了問題。則掀髯沉思。談鋒一頓。公爵於是爲述舟中所歷。惟貝林亨了不措意。方持玻瓈之杯。就日光辨其酒色。酒則醞葡萄而成。殆與此老齊年矣。激碧晶澈。佳釀也。此老持杯之手。在童年未嘗不採取葡萄。而精壯猶不減。嚙昔此老從容舉杯。至脣再停。再舉而杯乾矣。當其舉杯。或有所祝。顧未聞出聲。則不知所祝何詞。及爲誰祝。已而聞老人語聲。則談英倫朋舊耳。而筵亦告終。

惟是夕克洛第跬步未離夫人左右。蓋渠以爲在陸在舟。了無區別。方思於會客室內。窺香獵豔。一如並坐船面之時。而夫人則以在陸更得優游自如。談笑甚歡。待遇

克洛第倍加友愛。克洛第心知其意。亦復脈脈含情。相感於無言之表。頃之。二人共論舟中之事。已屬前塵。如夢無迹。人於當境。輒惘然不自省覺。迨成回憶。杳不可追。二人相聚以來。積日益久。當前之境。每多忽焉視之。夫二人併合。事乃發生。顧何以無端牽率。聚首一方。雖在當局。無以自解。而二人於登陸之第一日。固已思及於此。徒以甫登平陸。旅次倥傯。前事不暇深談。但約略言之而止。事隨境以遷。情歷久而篤。登陸而後。當有奇遇。然不可不慎於始機。至其結局如何。萬難懸揣。惟克洛第與夫人。則不復思有分襟之日也。

未幾。晤言漸洽。不稍矜持。夫人輔頰生光。克洛第眼波頻轉。心目之中。已無坐客。而衆人在舟。亦渾見慣。今都不復注意。惟貝林亨時流盼。二美不已。此老之少年情史。蓋昭然若揭矣。渠念二美情誼雖篤。恐好事多磨。不易諸合。尤憫克洛第癡愛。且付流水。惟在老人熱腸。深願二美終得璧合。庶幾人間無有憾事。何以忽覺二人終難合併。老人亦難自言其故。時已夜深。貝林亨不能久坐。則起。思趣夫人前告別。又

恐打斷二人清話。乃不卽前。公爵會意。起引客。稍近夫人坐。夫人口猶竊竊未止。客啓曰。夫人恕我。我又憶一卽又爲衆復述一夫人大母逸事。衆皆笑。客則生氣勃勃。猶如二十許少年。謹向三女鞠躬而出。

客去。公爵與克洛第茗談片時。自出。諸女散歸臥室。克洛第起扶夫人小立。別時。克洛第曰。今日夫人樂乎。夫人曰。樂也。願長有此耳。略一停眸。又曰。樂正長也。克洛第爾自珍重。克洛第亦報之曰。夫人珍重。遂分手。克洛第猶凝立悵望。自思夫人向不輕呼己名。呼己名於此爲再。是何爲者。旣亦以爲無足異。他國女子多徑呼好友之名。不冠以稱謂。實亦無他意。俄露斯女子或尤喜呼人名。惟夫人呼名之聲。則大奇妙。克洛第初未聞呼己名者。其聲之悅耳。有如是也。雖冷泉之有幽響明珠之下。較坡不能比。其清越圓轉。又思我克洛第三字。不久當爲女口中物矣。惆恍之間。於案上取得一書。甫展卷。忽憶公爵方候已。遂出會客室。卽有侍者探見客散盡。入室。整齊坐椅。收束書本。息燈闔門而去。而此室內之椅也。書也。杯箸也。氈氍也。固日夜無